

《書香選籍》多麗斯萊辛·第5個孩子

47 期學員 俞力華

個人閱讀心得：哭一生笑一生何不快樂過一生，老生常談的一句話，便能切切明明地將這世間種種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截然劃分嗎？灰色地帶往往樂於成就我們一生難以心安的負荷。

真要說的話，世上只有鋼琴琴鍵是那麼樣的黑白分明，分明的同時，仍無法脫離相倚相依的命運。純然的白，過於單調，如此彌足珍貴卻又不值一顧。雙手遊走橫向面，平，平，平，演奏不出乖舛動人的命運；指下白鍵跨步黑鍵，略揚略沉的手底波浪，低，高，低，全然的殘忍與抵抗穿線其中，一曲華麗絢爛，血染的花，方襯得起繽紛幸福。

「哭著過一天也是過，笑著過一天也是過，為什麼不選擇笑著過一天呢？」這類態度決定行事的話，常在勵志書頁中不意外地翩然而至，灑脫無限，濃稠可看淡，連帕底烏斯繩結也不過是亞歷山大一劍斬開的等閒事罷了。忘了是多小的時候，看到這麼正面的字句，許是我的心靈過多沉痾未化，如同光可鑑人，笑著過一天可弄皺我的眉頭緊緊靠攏取暖。笑著過一天，好冷漠，好無情，好決絕，好沒有責任感的生活方式。生命中總有不能承受之輕輕重重不輕不重，想笑開了，只有放下了才做得到吧。果然，花開美豔，心染魅焰，一手一掬的花肥該是多少屍油釀化？輕不得，重不得，取捨兩難，正自犯難發愁尚且不及，何來留有一笑置之的餘地。

雲淡風清，雲拋下悔恨的淚，才可以淡淡然漂浮天上，風棄守思念的土，才可以清清然悠遊海內。

多少血淚，無足輕重地堆砌出逍遙成仙的心境。

一時溫情滿腔，領養了體虛孱弱的老狗，現實中諸多的物損床污，讓我們輕易說服自己該爲了彼此選擇放下，這是爲了誰好呢，怯怯不敢理解老狗的意志。這是生命，但物種血緣還不夠親近，那麼，挑戰直系血親的情感聯繫吧。多少秋意湧眶，認護了病重佝僂的長者（我實在不忍以父母爲喻），時日裡諸多的心耗神竭，讓我們輕易哄勸自己該爲了彼此選擇放下，這又是爲了誰好呢，顫顫不敢面對長者的心念。老狗也罷，長者也罷，他們可以爲了我們選擇生、選擇死，他們可以爲了自己選擇生、選擇死，不同選擇的理由盡皆磊落，無不可告人之處。

反觀我們的選擇，帶著萬般痛苦、有著百種掙扎，內羞於對己坦白，外難以示人揭露。甚至，還得捏揉出「笑一生哭一生何不快樂過一生」的論調，於可哭時求笑，於可笑時急急跳脫不敢自認。雨，是上天賜與人間的守護精靈，降給我們生命起源的清水，得霖尚恐不足，建壩貯存方稍心安。滴滴珠玉般的淚水，激動我們心中最最值得守護的懺悔念頭，卻是我們放下的多了，該一併急急放下的多餘情緒？回首來時路，無愧有幾人？

更何況，經常，這愧疚是我們一磚一瓦毫不愧疚地打造出來。

人們對待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似乎會比對待直系血親尊親屬多出重重寬愛，但，社會新聞人倫悲劇見得多了，幾乎推翻我們以為父愛母愛源於天性的「定理」，世間還有什麼敢稱天長地久永不相負的情感，我們只得承認自己不過是凡人，這裡不過是凡塵，仿效精神抗辯以資推諉可真夠負責任的呢！

本書作者多麗斯萊辛，迫使讀者正視我們如何抹滅與直系血親卑親屬的臍帶相連，撐開眼皮，不許別頭。我愛的是我，你愛的是你，他愛的是他。因為我太愛我，才試著去愛你、去愛他，終歸於最愛自我的利己思想。你太差了，我就不愛你了，他太糟了，我就不愛他了。不管這個你是哪個你，不管這個他那個他是不是哀哀乞憐或故作堅強。

光是打到這裡，我就必須頻頻歇筆、深深呼吸，連我自己都無法率直接受這種不受軀體皮肉遮掩的情感解剖，開始質疑身邊的你你他他。

談談法律概念，換個心境。生命、自由、財產，就這三者採相同的質與量，對每個人的意義高低便有不同，何況沒有可以等齊衡量的質量單位。一條人命、三十年自由、兆億財產，孰高孰低，就同一個人也會有著年歲際遇的影響變數。但，無庸置疑的是，每個人均能肯認：自己的一條人命，絕絕對對重過別人的三十年自由；自己的三十年自由，絕絕對對重過別人的兆億財產；而自己永遠嫌不夠的兆億財產，絕絕對對不會拿去換取別人活著也是白費的爛命一條。

第5個孩子，是個怪物，威脅你的生命、自由、財產，喔，更重要的是，威脅了你親人的幸福不是嗎？即使我們難以界定這幸福，是出於愛親人或愛自己的考量，反正殊途同歸是為了愛自己，此時應當如何自處？更精確的說，應該如何「處理」這個孩子？更直接的說，「處理」勢在必行，但必須採取日後能放下放得食甘寢安的手法才是。

閱讀本書的過程中，書中母親的取捨兩難考驗著我，即便我完完全全能掌握選擇哪條路將導向何等風景，我仍無法做出選擇。事實上，除非這不得不的選擇題真降臨在我頭上，否則我不願做出任何選擇，似乎任何一條路都將破壞我心裡

的一些重要珍寶。異地而處，我能確知肯定的，僅有我無論走哪條路都再沒辦法笑著過一生這件事。